

晚清名臣胡林翼与古镇新堤的故事

□ 程康



晚清名臣胡林翼

明嘉靖三年(公元1524年),沔阳知州储洵博上疏请遣官,于长江自监利而下,以及沔阳沿边堤岸切要之地,创筑新堤,直至嘉靖中“增筑新堤五千三百余丈”,堵塞长江中段“九六十三口”之一的茅江口,复决复筑之新堤,便是新堤古镇名的由来,至今已近500年历史了。在历史的进程中,新堤的先辈们从来都不是旁观者,他们运用自己的聪明才智,积极参与到各朝各代的变革中,在这块人杰地灵的热土上留下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下面我把晚清名臣胡林翼与古镇新堤的故事讲给大家听。

胡林翼其人

胡林翼(1812—1861年),字润芝,清嘉庆十七年(1812年)六月初六出生于湖南益阳的一个官宦之家,晚清中兴名臣之一,是当时少有的清廉、勤奋、有作为的官员,且能文能诗,文武双全,文能从政,武能带兵,调和诸将之力甚强。清道光十六年(1836年)进士,后放贵州安顺任知府七年,太平军攻至长江沿线时,被调至湖北武昌任湖北巡抚。因与太平军作战有功,被清王朝

追授为太子少保、兵部侍郎。曾绘制《大清一统兴图》,为我国早期较完整的全国地图。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十分钦佩胡林翼的文韬武略和做人做官之道,把他当成学习的楷模。

这位在中国近代史上闻名遐迩的人物与古镇新堤又有何关系呢?

在新堤尝试开展抽厘、劝捐

清咸丰五年(1855年),胡林翼署理湖北巡抚时,所部粮饷奇缺,摆在胡林翼面前的湖北是一个“民物凋敝,官场尽如乞丐”的千疮百孔、钱粮支绌的局面。如何安抚流民,整顿吏治,振兴经济,成为胡林翼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只能发动财政改革,加强税收,向富商大贾要钱。这时,他想起每次回湖南老家途经古镇新堤时,见证了这座位于长江之滨、上接荆蜀、近逼岳湘、下通武汉、地皆要冲的古镇的繁华。那真是:“商贾辐辏,往来殷繁,百货滂沱。”沿江泊岸的船只众多,过往客商上岸补给生活、生产用品,古镇生意兴隆繁华,驰名于长江上。

1855年8月,胡林翼委任胡大任(监利人,清道光十八年进士。咸丰初期在籍办团练,后任山东布政使)等一批绅士到武昌、新堤、沙市等地尝试开展抽厘、劝捐等工作。胡大任后来回忆在新堤收捐情形说:“无奈新堤民房多被兵勇拆坏,富商大贾均未复业,钱无所出,只得请该镇老翁十余人,坐守小贸易铺户,接钱即借。任为署券,订于新堤厘局陆续归款,以昭凭信。数日内诸公竭精尽力,累铢积寸,已凑得青蚨三千竿。”清咸丰七年(1857年),胡林翼在新堤奏请清政府在新堤设立海关,专征长江过往关税、竹木入境税、转口税等税种。同时,请求朝廷委任府道台坐镇新堤。海关二月开关,连同设专局后业绩,年上解工部税银27500两。胡林翼在新堤等地尝试开展的抽厘、劝捐、设海关工作获得了成功,加之沔阳地区属于江汉平原,是著名的鱼米之乡,物产丰富,这使湖北政府获得了丰厚的财政收入,为清军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粮饷支撑。

正是因为胡林翼的这些努力,才将一个战乱之后残破不堪的湖北焕然一新,改造成一个富强可宗的强省。新堤的先辈们积极响应胡林翼开展的抽厘、劝捐活动,并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退守新堤,重整旗鼓

1855年9月18日,湖北太平军自汉阳分兵八路围攻胡林翼和王国才(云南昆明人,武举人,从军督标,咸丰七年战死于黄梅)部于汉阳西南之梁山。清军大溃,经大军山退往新堤。太平军没有乘胜追击。因为太平军在1851年与新堤乡勇团练队伍交过手,吃过败仗,再也不敢踏入新堤半步。使胡林翼在新堤得以重整旗鼓。

胡林翼退守新堤后,在军事上开始独当一面,他选将练兵,整顿部队。9月12日在汉口被太平军击败的李孟群(湖北按察使)部水师也先期到达新堤,三部在新堤汇合。这时,退守在新堤的清军人数众多,军伍庞大,军饷短绌。此时,他得到清道光二十六年举人、洪湖人傅卓然的大力支持,傅卓然配合州同推行军捐,军饷得以筹措。而且,傅卓然有着丰富作战经验。1851年,太平军攻占武昌,傅卓然率团勇分湖北区与之对抗,使平原湖区古镇新堤成为清政府对抗太平军的根据地之一。

胡林翼、李孟群、王国才退守新堤后虚心向傅卓然学习,训练清军、湘军和水师,积极备战。咸丰六年(1856年),为了统领退守新堤的清军,胡林翼在新堤设立总镇衙署,由王国才任总兵署理关防事务。这时驻扎在新堤的清军近3万人,帅营设在镇西郊的施南河。因为施南河南接长江,北靠洪湖,退可进洪湖,攻可顺长江东下。数年后,胡林翼在新堤足食足兵,发展壮大,隐然以新堤为之枢,带领湘军从新堤出发,浩浩荡荡一路向东与太平军作战。

建水寨,筑碉堡,设哨卡

为了加强新堤地区的防守,胡林翼提倡修筑碉堡,设立哨卡,并亲自督导。一时间,新堤地区到处碉堡林立。其中螺山、小港、新滩、峰口、小沙口碉堡最大,高四丈,周围掘有二丈宽的深沟,沟外密布竹签,用荆棘环绕。胡林翼还在长江岸边的宝塔洲、王家门、刘家码头建水营三座,设炮百尊,江岸上造木城,城墙内塞填泥沙,中开炮眼,江上竖立木桩,桩外水下密布竹签,桩内泊战船。形成岸上、水下立体式防守工事。同时,改建太平军在清咸丰二年(1852)攻占螺山、新堤、新滩口后建的三座水寨,水寨中间开设

一闸门,方便船只的进出。三座水寨分别建在长江新堤段的上、中、下游,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有力控制了长江中游重要的交通枢纽地带,截断了太平军与西部的联系,确保了新堤地区的安全,巩固壮大了在长江、河、湖、港、汉建立起来的新堤根据地。

也是在同年,修复了位于长江边的三座哨卡。

新堤哨卡始建于1729年,1852年被太平军拆除。当时新堤哨卡有望楼一座,营房七间,火炮五尊。后改为征收厘金的竹木关。

螺山哨卡始建于1841年,有望楼一座,营房五间,火炮三尊。1852年被太平天国起义军拆除。

宝塔洲哨卡始建于1729年,与新堤哨卡是同年建成,有望楼一座,营房六间,火炮五尊,修复后改设厘金局,征收商品过境税。竹木关、厘金局的设立为根据地的建立和巩固提供了充裕的物质和金融保障。

1856年12月,武昌被清军包围,日久太平军外援渐绝,粮食、弹药奇缺,加之洪秀全将韦昌辉处死,武昌太平军已无心再守,洞开城门,七道并出突围。汉阳太平军也同时撤出,胡林翼乘机占领武昌、汉阳,并以日行800里的速度向朝廷奏捷,顺势攻陷九江,一直打到安庆连连获胜,使清朝转危为安。朝廷延授胡林翼湖北巡抚,赏戴头品顶戴。胡林翼功成名就后不忘傅卓然,提升傅卓然为同知,参与厘税改革。

1861年,胡林翼在武昌呕血而死,据说是在江堤上看见洋船往江上迅捷如风,即念而吐血。

史学家们说,没有胡林翼,就没有后来如日中天的曾国藩,也没有后来收复新疆的左宗棠,更没有湘军内部团结一致的精气神。可我要说,没有古镇新堤这块人杰地灵之地,供胡林翼及湘军、清军喘息,也就没有了之后的胡林翼。他是晚清中兴的第一等牛人,天不假年,让他抱恨以死,空有一身气力来不及舒展。结果全消耗在无尽的内战中,一声叹息!他去世的前一年,第二次鸦片战争落幕,外敌入侵,而中国人内战正酣,当胡林翼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他已经时日无多。

若不是早逝,胡林翼必超越曾国藩。曾国藩自己也认为:“润芝之才胜我十倍。”

这就是我所知道的晚清中兴名臣胡林翼与古镇新堤的故事。

颂洪湖(诗词一组)

□ 李明元

忆洪湖

每忆洪湖恶浪惊,土墩散落破舟行。进村怨走泥污路,撒网忍听波浪声。镰斧拓开新世界,军民推倒旧乾坤。渔歌一曲新邦调,泽国千秋月抱琴。

观《洪湖赤卫队》有感

洪湖苇荡雄才多,赤卫威名震山河。刘闯韩英红旗举,热血谱写正气歌。

游洪湖江滩公园留句

一条彩路绕江滩,恰似瑶池落人寰。绿水青山如幻境,神仙叹罢也思凡。

如今洪湖胜苏杭

江南何处是天堂?梦里寻踪到水乡。湖荡罗成罗海市,河流网织秀农庄。横桥九曲笛声远,鱼跃三湾稻穗香。绝塞烽烟思往事,如今谁会恋苏杭。

诗韵洪湖

金波万顷映南天,湿地风光始复原。拂面清风梳岸柳,临空紫气绕云烟。鱼翔水下蛙声闹,蝶舞蜂飞鸟语喧。出水芙蓉挥妙笔,写成生态好诗篇。

采桑子·洪湖岸边新农村

花开别墅门院,色彩妖娆。阵阵香飘,直扑青天上九霄。 洪湖岸边风光好,独领风骚。时有蹊跷,昨夜神仙梦里聊。

减字木兰花·洪湖

百里洪湖,激滢银波翻卷起。翠盖鱼虾,倒影荷花映彩霞。 富饶赤县,誉满全球千国羨。泽国芬芳,寨寨村村步小康。

渔歌子·洪湖唱晚

斜阳扁舟踏浪行,白鹭蓑衣伴鹭鸣。 明晃晃,亮盈盈。一曲渔歌唱不停。

采桑子·丰收曲

一叶轻舟游湖乐。鹭放歌喉,客放歌喉,渔鼓千般曲调悠。 撒网渔夫船头立。户户丰收,满载丰收,舫里骚人雅句留。

呢喃燕语春又回

□ 谢隆新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农村都是土坯房。大门的上方都布瓦嵌出一个尺来见方的小洞眼。洞眼的形状有圆形、方形,也有一些好看的菱形。总之,这个洞眼在泥瓦匠手中怎么好看就怎么嵌。大人们都说,这个小洞是专为燕子留下的。白天人们要到地里劳作,紧锁大门,小燕子就在这洞眼里自由进出。

柳树发新枝的日子,燕子果然回来了,叽叽喳喳,在各家的门上方飞出飞进。那种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热闹情景再一次呈现。躺在床上的老奶奶说:“春,又回来了。”

是啊!万象更新,冬去春回。复苏的大地上春潮涌动。院里的梨树开出了花蕾,田里的菜花泛起了金黄,扎在后院篱笆上的柳枝又抽出了新芽。奶奶开始下地点豆,爷爷要将耕过的土地翻耕过来。报春的燕子重新找到了自己的家,开始了新的生活。

燕子筑巢一般要在阴历三月过后。这时已是春日融融,春暖花开。它们还要选择热情善良的人家。从这一点上,燕子与人类似乎心灵相通的地方,它们特别钟情那种砖木结构,九柱十一檩的老房子。这样的住户生活殷实,家风厚道,因此经常会招来几窝燕子筑巢安家,而主人总能与它们和谐相处,随遇而安。

筑巢的燕子是最勇敢的。无论暴风骤雨,还是电闪雷鸣,天空中到处都能看到它们掠过的身影。它们飞到小河边、田野里,衔来细草、树叶,然后衔来稀泥,像一个建筑能手,一点一滴将稀泥沾到墙面上、瓦檐上。一个燕子窝往往需要十来天才能筑成。

小燕子是大自然中最忠贞的鸟类。燕窝筑成后,母燕开始孵蛋,做着孵化后代的准备。燕爸爸会四处寻找食物给燕妈妈吃,这种相依相伴的情景会令我们人类十分感动。燕妈妈孵出雏燕后,它们又会共同承担起哺育雏燕的责任。有时,调皮的雏燕会不小心摔到地上,屋主主人会很怜惜地将它们放回窝里,等它们翅膀长粗了,变硬了,就学着妈妈的样子,在屋里飞来飞去。几天后,燕妈妈就将它们带出了屋外,让它们到大自然中去经受锻炼。不久,它们就适应了大自然的环境,离开了主人家。

小燕子带给我们的不仅是春天的信息,更为大自然增添了许多生机。难怪人们都说,燕子在大自然的景致中,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在高高的电线上,那些并排站着的小黑点就像空中画出来的一张旋律优美的五线谱;姹紫嫣红的公园里,小燕子在花丛中飞来飞去,就像大自然中一幅鲜活灵动的水墨画;在一片宽阔的草滩上,几只小燕子栖息在吃草的水牛背上,那是大自然中一幅多么和谐温馨的画面。

千百年来,在所有鸟类中,燕子是唯一与人类共居一屋的鸟类。小时候,常听老人讲,谁家来了燕子,谁家就会发财。这种凭空臆想的观点虽然没有科学考证,但足以说明燕子能给我们带来精神上的安慰和吉祥。愿与人类和谐相处的小燕子及它们叽叽喳喳的燕语声带给春天更多的欢笑声。



新堤解放街

□ 陈厚权



新堤解放街



解放街五条路西侧万家巷

新堤镇的解放街是条闻名遐迩的古老街道,它缘成在明代新堤古镇开埠时,功成名退于九八抗洪后加固长江堤防间。

到一九一七年给新堤人留下最后印象时,解放街虽然在岁月风化中失去了原始的韶华,昔日的作坊学校、各种宗教圣迹也被时光淹没,不少木架层楼、雕栏悬廊、巨柱板壁的老房子,已然被砖砌灰抹;街间麻石板路面亦年久失修,断裂破损严重;街道四通八达的沟渠,业已淤渣杂物终止了排渍功能。但是,解放街在漫长的岁月中,曾滋养了一方人口,繁荣了一片区域,承载着乡风民俗的古老风韵,永远传承在人们的口碑之间。

解放街的初始乳名叫街。明代中期,朝廷为塞堵长江“九六十三口”之一的茅江口,创筑了一道新堤。之后,原玉沙县治处茅埠所在的政治、军事、经济、人口重心开始向新堤偏移。故此,自有新

堤,就有了堤街。

时至清中晚期,堤街以老堤为中心,早已形成了向两翼伸长达数里之遥的长街,并以老堤为界,分别称为东堤街和西堤街。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国民政府新堤警察局,将东、西堤街更名为东、西中正街。

解放街内每一块麻石板都像一块岁月的丰碑,见证了新堤人历史前进的步履。而解放街的冠名由来,则是为了纪念1949年5月,原沔阳县长刘鲲生等人顺应历史潮流,为免新堤百姓在战火中生灵涂炭,向人民解放军起义投诚,使得新堤和平解放这一历史事件。

上世纪50年代中期,为加固长江干堤,将老堤以东的街道全部拆迁至它处,仅余阊西的街道继续解放街。

后来约定俗成,以五条路为解放街东西段的分界线,解放街东段至建设街南端,以商贸为主,西段至夹街头,多为居民集住区,

间含工厂、作坊,学校等建筑。

解放街西段分别有:县外贸公司、县土产公司废品收购部、东亚旧宅、振生织布厂(洪湖色织厂前身)、洪湖针织厂、新堤鞭炮厂,洪湖酒厂,洪湖市第二小学、辖神庙(黑爹爹庙)、育婴堂、苏各牌坊旧址、圣约翰堂等古房老屋。

解放街最西端街道两侧的房子,有的还保持着原来那粉墙、青瓦、马头墙的徽派建筑风格。虽然在时光的洗濯中显得沧桑衰老,但仍不失那早年间时的老韵风姿。

解放街西段的房屋对峙之间,相拥着宽度在三四米左右的麻石板路,蜿蜒地由西向东延展了一华里,向古镇最繁华的闹市靠近。

行人迈步在条石铺就的下空街道上,若静下心来聆听步履扣击石板产生的回响声,恍惚之间,或会产生一种穿越时空,与古街道进行心灵对话的感觉。

山。如今,湖面纵横交错的竹网长城已荡然无存,随着万亩耕地退耕还湖后,洪湖逐步恢复往日的生态环境。

“极目疑无岸,扁舟去渺然。”如今的洪湖,荷花轻拂,蒹葭摇曳,鱼贯兔跃,飒爽鳞萃。当你迎着清晨的第一缕朝阳,泛舟湖上,拨动深淡相扶的雾霭,船随物行,收获硕果,早已忘却了斜晖脉脉,绿水潺潺,忘却了饥肠辘辘,疲惫体乏。船还没靠拢,便传来岸上商舖的吆喝声此起彼伏。爬上湖堤排

解放街上,老房子的楼榭雕栏构件虽然陈旧残破,但是仍然能透出它工艺上的完美。

老旧的麻石板铺就的街道,中间条石不少都被碾断裂,人们不得不隔地用混凝土抹了加固。但是,两侧的竖铺条石,还是保持着原始的阵列模样。

解放街的南北老屋之间,间隔着一些形式不同的巷子。有的隐藏着在高墙壁坐下,延展着狭窄幽深的石板小道。有的略弯曲,而且宽窄不一。有的巷内对峙着相应的住宅,居民稠密,由此形成了地方巷道文化。

解放街在洪湖市城市更新的过程中,峥嵘风华了近五百年之后,永远地隐退了历史的舞台。让我们在脑海里铭记她的最终形象,留住那些在石板街道与老房巷间发生过的故事,永远珍藏属于几代老堤人的快乐童年,以及和解放街邂逅过的美好时光。

灌间塔顶,在暮色中隐约可见红色老街一排排错落有致,青砖黛瓦房檐巴淡淡的光芒;仍然可见雾裁风的游客闲情逸致地穿过一群小孩嬉戏的境地;依稀可见蜿蜒的堤边燃起了袅袅炊烟。

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洪湖得天独厚的自然风光再次回归。透过一帘青丝,我领悟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社会形态。当你手捧清幽的湖水轻抚面容,仿佛觉得那么馨香舒畅,烁烁撩人。

走近洪湖

□ 张炳洲

是洪湖泛起梦境,还是梦境牵着洪湖。

我虽生长在洪湖,洪湖却早已随着岁月流逝的幽邃,懵懂而迷茫。曾记得孩提时放下书包,光着脚丫,在湖边放牛玩耍;曾记得趟过一片苍翠的菱菱,顺着刚露出湖面的荷尖,俯下身去掏出雪白香脆的藕带,捎回家的是一个少年天真无邪的喜悦。

据地方志记载,洪湖古为文泉县,千百年来静卧湖底,沉淀历史的神韵与沧桑,时而

辑听湖水渗入古城的叹息。曾几何时,我在梦里想靠近洪湖,洪湖却离我很远,远得像一首史诗。但这首诗却历久弥新,生生不息。

风和三月,我随大湖禁捕分队的同志一行来到了阔别已久的洪湖。昔日疏瘦低矮的围堤蜕变得高昂浑厚,迎面也护坡了,蜿蜒绵长,固若金汤。堤外由鄂旅投斥资打造的“洪湖岸边是家乡”环湖绿道正在紧锣密鼓地建设中。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